

二十四年与病魔抗争，她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张聂尔 著

拥抱生命

假如上帝赐我不死，我将用我的余生做一件事：写作。

张聂尔 著

拥抱生命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拥抱生命/张聂尔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7

ISBN 7-02-003450-0

I. 拥… II. 张…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5993 号

责任编辑:姚淑芝 责任校对:常虹
装帧设计:何婷 责任印制:张文芳

拥 抱 生 命
Yong Bao Sheng Ming
张聂尔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3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3450-0/1.2620

定价 1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我的生命曾如此年轻	1
1. 蒙昧时期	2
2. 金色年华	8
3. 狂热时刻	14
4. 继续革命	22
5. 我的“对立面”	26
6. 我的“革命对象”	32
7. “血统论”正确吗?	34
8. 另一个困惑	39
9. 我的培台	41
第二章 爱情与婚姻	48
10. 杰	48
11. 爱情!	54
12. 妈妈的干涉	57
13. 码头上	62
14. 告别上海	66
15. 另一个世界	73
16. 回家	78
17. 走出过去	82
18. 新的开始	87
19. 建立我自己的家	91
第三章 灾难降临了	100

20. 探亲	100
21. 天有不测风云	105
22. 癌症	108
23. 我想重新开始	112
24. 我非要做文学梦	117
25. 重返上海	121
26. 假如上帝赐我不死	130
27. 只有努力	137
第四章 扬起生命的风帆	142
28. 放疗	142
29. 邂逅《当代》	148
30. 到南京去	155
31. 为《将军的世界》奋斗	161
32. 旅行的收获	167
33. 那是一个隐秘的角	173
34. 向往大别山	178
35. 造访金寨	183
36. 凭吊	188
37. 走进红安	194
38. 忏悔	197
第五章 死神在窥探	204
39. 回家看看	204
40. 我要写一部长篇小说	212
41. 死?	217
42. 三进宫	227
43. 阿霉素	232
44. 我的头发	236
45. 自由的日子	244

46. 我还能做什么?	251
第六章 生活所给予的	255
47. 涉足毛泽东	255
48. 高智和师哲	257
49. 小谢	263
50. 成功的滋味	270
51. 家里的事情	278
52. 我的父亲母亲	285
第七章 孤寂中,我和我的灵魂相遇	294
53. 大难再次降临	294
54. 再度接受化疗	298
55. 相濡以沫	303
56. 死亡是什么?	310
57. 我的婆婆	314
58. 我还有创造力吗?	318
59. 血液病房	326
60. 仍是疾病缠身	332
61. 谁与我共度难关?	338
62. 我的灵魂如是说	343
63. 为了国庆的聚会	349
后记	357

第一章 我的生命曾如此年轻

我患恶性淋巴瘤已经整整二十四年了。我好像已经习惯于被看做一个癌症患者。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不再为别人议论我患有癌症而神经过敏、愤愤不平,似乎,患癌症原本就是我的生活。可是,当我孤身独处的时候,经常地,我会回想起我的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我会在梦幻般的宁静中看见时光倒流了。

——那时候的一切是多么美好啊!我和别人一样健康,甚至,我的生命比他们更显得绚丽多彩。那个年轻快活的我,心中曾经充满了怎样的优越感,对未来曾经怀抱着怎样光明的憧憬啊。在我心目中,如果我不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还有谁是什么呢?

可是有一天,死神突然降临了。四周突然一片黑暗了。死神啊,他不但跨越了我的老年,还跨越了我的中年,在我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他就跃到我面前了。他穿着黑色的斗篷,露出苍白的面孔,挥动着呼啦啦作响的翅膀一次又一次在我面前飞舞,好几次,我险些儿被击倒了。

好在我总算一次又一次站起来。渐渐地,死神成了我的朋友。在与死神的交往中,我不知不觉度过了许多年。

在那些漫长的黑夜和白天,我常常沉浸在无边无际的思考中。这种思考最终汇聚成一个话题,那就是:关于生命和生命的价值。

我在患癌症之后,选择了用劳动,而且是一种创造性劳

动——写作,来证明我的生命,并当真一点一滴地写下了近二百万字的作品。我最初作出这种选择时无疑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盲目,可是,当我的生命一次又一次突破了医学的判断,当我终于和全人类共同跨入二十一世纪时,蓦然回首,我才看见了我最初的选择有多么幸运。因为事实上,任何人都并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所以任何人,都不应以任何理由放弃努力,而应当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可能做到的事情,只有这样,生活才会充实,才会有光彩。我们才有可能对只属于我们一次的生命说:谢谢。

1. 蒙 昧 时 期

我从小不是一个乖孩子,确切地说我很淘气很喜欢恶作剧。但我却是个爱幻想有抱负的孩子。

我的父亲是一九三一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我的母亲是上海学生,一九四〇年参加新四军,一直在军队做医务工作。

我三岁就开始住幼儿园了。那时,爸爸先去长春航校学习,又驻中朝边境抗美援朝,妈妈带着我和姐姐征尔、妹妹春尔住在南京。一九五三年,我的好强的妈妈又去长春读军医大学了,春尔被送到上海外婆家,征尔上了小学,我只好一个人住幼儿园,由老师领着。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亲爱的人。她的皮肤非常白嫩,一双乌黑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

妈妈常从长春写许多美丽的信给我,我不认字,幼儿园老师就读给我听,每当听到妈妈的信,我的心里就涌起一种童话般温

柔的感觉。妈妈还给我寄书，有一本叫《古丽雅的道路》，老师很认真地给我朗读。我听着真激动啊，妈妈在信中说：“我的聂尔，你要像古丽雅一样勇敢坚强。”是啊，我要勇敢坚强，不要哭，妈妈总会回来，我总会一天天长大。

一有机会，我就去小学看征尔。有一次，征尔很神秘地对我说：“告诉你吧，聂尔是死人的名字，写国歌的音乐家就叫聂耳，他早死了。”我一听，丧气极了，以后看到妈妈，我就闹着要改名。我说：“‘征尔’多好听啊，像珍珠，‘聂尔’太难听了，像泥巴，我要改名字！”妈妈不理我，可我仍然在很长的时间里，为自己的名字自卑，我特别害怕别人叫我的名字，更害怕别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总觉得别人都在背地里嘲笑我的名字。一直到我长大了，我才知道我的名字其实非常响亮非常好记而且与聂耳同名实在是光荣的呢。

我小时候对爸爸没有活生生的记忆，爸爸就是一张挂在墙上的十二寸照片。我和征尔周末从幼儿园回家，妈妈就指着照片说：“这是爸爸。”“哦！这是爸爸！这是爸爸！”我和征尔就叫。照片上的爸爸穿着军装，左胸前别一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牌子，方方的脸膛儿，乌黑浓密的头发向后背，五官很端正，眼睛很大。

一九五三年冬天，妈妈终于带我和征尔去东北看爸爸了。我们从南京坐火车到天津，又从天津转车到东北。从南京到天津的卧铺很破旧，从浦口过长江时，火车还被一节节分开装上船。正是夜晚，车窗外的长江黑黢黢的，像童话故事中的无底洞，我看着好害怕，我紧紧依偎着妈妈，生怕掉进江里。但从天津到东北的卧铺车厢就很高级了，妈妈告诉我们这是软卧。我和征尔开心地到处乱跑，偷看别的包间。我们发现别的包间里

坐的都是些外国人，妈妈说这些人是“白俄”。“什么叫白俄？”我问妈妈，“是和灯下飞的蛾子一样吗？”妈妈说，他们过去都是地主、资本家，苏联红军胜利了，他们逃出了他们的国家，就成了“白俄”。我还是不太懂，只记住了“白俄”这个名词。

我们终于来到了爸爸所在的空军部队。乍一见到爸爸，我们都很陌生，这个很有派头、和照片上一样的男人就是我们的爸爸吗？妈妈告诉我们，这就是爸爸。我和征尔相互看看，然后一齐欢呼着拉住爸爸的手。爸爸搂着我们，亲我们，他的胡子真扎人。

这就是爸爸，我从此对爸爸的印象深了起来。

爸爸这个地方真有趣。有好多好多苏联专家。他们都穿着苏式军装，蓝眼睛、高鼻子、黄头发，又漂亮又令人生畏。爸爸时而讲一句“贺罗梭”或“达娃里希”，我想爸爸真洋气呢，都会讲苏联话了！我参加过一个盛大的宴会，天花板上挂满彩带和彩灯，好大好大的桌子上摆满美味佳肴，妈妈说那是“苏联西餐”，大人们吃一点西餐跳一阵“交际舞”——这是妈妈告诉我们的舞名。我和征尔呢，就手拉手蹲在地上跳“苏联水兵舞”，两腿轮番向外划，哈，我们也会跳苏联舞！突然，一个苏联军官过来了，他一把抱起我，给我吃一种叫“东方红”的巧克力，然后看着我一边笑一边流泪。好久好久他才放下了我，我忙去找妈妈，给妈妈看我的“东方红”，我告诉妈妈那个苏联叔叔哭了。妈妈说，他一定想念他的孩子了。从那以后，我总觉得苏联专家是一群非常浪漫非常多情非常神奇的人。我特别希望长大了能当“苏联专家”，我一高兴就和征尔在家里扮演苏联专家，嘴里讲着一些似是而非的俄语。一直到上初中后，中苏关系破裂了，我才最终地结束了对于苏联的种种遐想，开始大骂赫鲁晓夫。

一九五四年,爸爸从东北调到杭州空五军工作。那是一个最绚丽的夏日,警卫员小叶叔叔到南京来接我和征尔去杭州。他说我们的爸爸正在杭州疗养院等我们。火车向南疾驰,高大的树木、绿色的田野、黑色的瓦房和清清的小河掠过我的眼帘,印进我小小的心田。我不住地问:“小叶叔叔,什么叫疗养院?我们的爸爸,他真的回来了?杭州有南京好吗?能划小船吗?”

火车终于到杭州了,我们坐一辆汽车来到空军疗养院一座小楼前。我和征尔互相望着傻笑着跟着小叶叔叔走进小楼。果然,爸爸正在楼下等着我们的到来。

到杭州后不久,妈妈对我说,我不用再回南京上幼儿园了,提前上小学吧,和征尔一起。我真的要上小学了?一想到我马上就是小学生了,哈哈,我高兴极了。

爸爸把我和征尔安排在杭州西湖小学。这是华东地区最好的一所干部子弟学校,所有的孩子都住校,只有星期六才能回家。家在外地的孩子,就只能等寒暑假才回家了。上小学的第一天,当妈妈给我和征尔办好了手续,然后自己坐上一辆吉普车离开时,我突然大哭起来,追赶着汽车叫妈妈。但汽车没有停下,一阵滚滚尘埃把我抛在学校,把妈妈带走了。

我很孤单,我想妈妈。每天,我们和尚念经似地背诵着课文:“一开学开学了二上学我们上学三同学学校里同学很多四老师老师教我们我们要听老师的话……”这种读书实在没什么趣味,我就常常搞些恶作剧:上课讲话,做小动作,或者和同桌的男生掐起来,要不就睡大觉。我发现,班里很多孩子都不好好学习,我们的老师常常被我们气哭了,每当她擦眼泪时,总是走到火炉边,说:“老师今天感冒了。”哈!我就知道她又哭了。有一次,她刚说下课,我就爬到桌子上喊:“看我的本领多大!”正好征



我(右)和征尔在杭州西湖边

尔路过我的教室看见了我的举动,星期六回家马上把我的劣迹告诉爸爸。

因为不用功,我功课不好,总得三分。征尔就来管教我,并向爸爸告状说我学习不好。但爸爸工作很忙,没工夫管我,每次听完总是一笑了之。再说爸爸是个男人,也不会管孩子。他最擅长的就是每当我们回家时,让炊事员给我们做红烧肉吃,然后

问我们：“怎么样，满意不满意？”只要我们说满意，他就特别高兴，一定要我们写信告诉已经转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读书的妈妈。他有时也让征尔教我学习：“你是姐姐，要帮助妹妹。”征尔就很认真地管教我。有一次，我发现我的三分下面有两横，就问征尔这两横是什么意思？征尔说：“这说明你这个三分快要到二分了。”我一看，她的五分下面也有两横，我就问她：“那你的五分怎么也快到二分了？”她答不上来了，哈哈，我胜利了，我骂她：“臭老师，我才不要你管！”

但事实上那时候征尔是我生命中最亲近的人，每天下课，我们都要见面。每个周末，我们总要爬到树上，看爸爸的汽车来没来。冬天的杭州，天气又冷又湿，我的手上长满冻疮，棉衣棉裤都系不上扣，总是邋邋遑遑地走在学校的水泥路上，征尔一看到我，就过来给我扣扣子，带我到卫生所包扎冻疮。她还总是替我洗衣服，其实她只不过比我大两岁。当天气晴朗的时候，她会到小学外面一个叫长桥的地方买二分钱、五分钱或一毛钱的豆腐干、小核桃、酥饼之类给我吃。有一次，她生病住进了隔离室，我去看她，可是进不去，我们就隔着铁丝网吹喇叭花，我们互相叫着名字，我说很想她，她说很想我，我们互相依恋着，可有时候，我们又吵架、打架，她总要管我，我总要反抗。

那时候，我有一个最糟糕的毛病是拖鼻涕。在学校，总有比我大的学生讥笑我：“喂，鼻涕要过河啦！”我赶紧把拖了半寸长的鼻涕呼啦一下吸进喉咙里，于是我又听到了一阵鄙夷的啧啧声。这使我自卑。我为什么又脏又丑呢？看征尔多美丽啊，高高的鼻子，瘦瘦的身材，早入队了，还当中队委。可我呢，不但胖，说话声音粗，还拖鼻涕，而且年龄不够又不进步，总也入不了队。

上三年级的时候,原来的甲、乙、丙三个班要合并成甲、乙两个班。我所在的丙班要拆掉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了深深的恐惧,像我这样又丑又脏又顽皮的孩子哪个老师会要呢?如果甲班乙班的班主任都不要我,我就没学上了,那可怎么办呢?

但我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乙班班主任方老师说:“张聂尔这个孩子我要。”这话简直让我受宠若惊!方老师是个梳着长辫子的大眼睛的漂亮老师,在我们所有孩子的心目中,她特别有威望。她为什么会选上我这样糟糕的孩子?是因为我在一二年级下学期就看大部头的民间故事,正好被她撞见的缘故吗?那次,我一边走路一边看书,正好被她撞见,她问我:“这么厚的书,你看得懂吗?”我说:“看得懂。”她微笑着点点头。她是记着这件事吗?

因为方老师的鼓励,我一下子变了,从一个调皮孩子一跃而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在三年级时入队了,连鼻涕也不拖了。方老师尤其喜欢我的作文,不但在班里读,还拿到比我高的年级去读。唉,像我这样一个原来很糟糕的孩子,现在却聆听老师朗诵自己的作文,那感觉简直像做梦!看着同学们向我投来的羡慕的目光,我心里骄傲极了。

一直到今天,我都感谢方老师,因为正是方老师以一个教师的责任心和一颗母亲的爱心扫尽了我的自卑感,将我这样一个原本挺聪明的孩子应有的自尊和自信还给了我。

从那以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

2. 金色年华

我的学习成绩优秀,这使我扬眉吐气。我那幼小的心灵也

因此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我开始非常喜欢设计未来了。我想我长大了要当工程师、当医生、当科学家，像大人们一样神气活现。

大约是上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路过老师的教研室，偶尔发现墙上醒目地挂着牛顿、罗蒙诺索夫、伽里略、富兰克林的画像。我的心猛地一阵激荡了。那些画像令小小的我一望而身心沉醉，此后，每当我路过教研室，或者老师找我去教研室说事，我总要仔细端详那些画像。我觉得画上的人仿佛永远活着，我对他们是那样心驰神往，他们的眼睛是那样聪慧，神态是那样高贵，我相信他们的心灵一定高尚无比。

做一个像他们那样的人。这是我幼小心灵中第一声理性的呼唤。

一九五八年，爸爸调到福建前线去了，在西湖小学上学的两个妹妹都随爸爸走了。但妈妈希望我和征尔留在杭州，坚持读完西湖小学，然后到上海考市三女中。

妈妈说，让我和征尔到上海读市三女中（注：上海称女中为市×女中，不像北京称女×中），是她最美丽的心愿。她说她小时候在上海读书，每每路过这所女中总是感叹不已，她想她要是能进这样的学校多好。但这是一所贵族学校，她读不起。现在她有了女儿，也有了物质条件，她就常想无论如何要把女儿送进这所学校。

我们都听妈妈的话，立志一定要考到上海市三女中去。

我和征尔都是以全五分的成绩毕业于西湖小学的。征尔毕业后，很顺利地考取了上海市三女中。第二年，我也顺利地考上了同一所中学。

我的中学和我的小学一样，是一所值得我骄傲的学校——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也是宋氏三姐妹的母校。解放前叫中西

女中。

这所女中建校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是西学东渐在中国最早的产物之一吧？它原是一所美国人办的贵族教会学校，校舍一律是欧美式建筑，我入校时，学校还有许多旧中西留下的老师和一位旧中西留下的老校长，她们都是独身主义者，都信奉耶稣基督。似乎，旧中西的某种氛围正是由这些老教师在有意无意间流传下来了。我们学校和其他中学总有一种说不清的区别。我们学校出来的女生似乎更雅致，更洋气，英语说得更纯正。我至今记得“五四大楼”前厅和大礼堂里那些花色玻璃镶成的上端呈半圆形的高大的窗户，它总是使我联想起教堂的神秘与肃穆，真的，学校的建筑和校园里旧中西老教师们的身影，确实弥散着一种西方气息和宗教气息呢。

踏进这所学校大门的时候，我十二岁。刚到上海，我很不习惯。因不适应上海的环境，初一时我表现并不好，不但什么干部也当不上，上课还做小动作、讲话。但是，我的学习成绩不坏，说实话甚至显露出相当的聪明，初一结束大考时，我的数学考了一百一十五分，这样的高分我已经获得过几次，这是因为我不费劲地做出了附加题的缘故。我的数学老师——一位旧中西的老教师也是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太太对我说：“张聂尔，你的数学很有潜力，你要努力！”这话令我大为振奋大为感动，看来老师真正是“有教无类”呢。从初二开始我学习就很努力了，而且很快显出了才华。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常常想起这位瘦小的、讲着带浓重上海口音普通话的、曾给予我关键性鼓励的数学老师。听说她几年前去世了，她活到了九十多岁。我发现基督徒身上往往有一种令人钦羡的恬静，也许这使他们长寿。

中学生活中最令我快乐的事情，就是放寒暑假。因为我和